



喊山的人

王仁菊



王仁菊，平利县医保局职工，西北大学慈善研究院安康达德书院读书会主持人。贫困助学志愿者，爱好文学、朗诵和户外运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一些读书、朗诵活动。因贫困助学志愿服务的需要，经常把助学中的感人事迹记录分享出来。近两年开始写一些散文，偶在《安康日报》和新媒体发表。

一直想记下老陈的故事。他是个养蜂人，种药人，种地人，养猪养鸡的，秋里上山摘果的，闲了到溪里捉鱼的，他种粮食也种菜蔬，他也在门前屋后兴花草，他说青山绿水是他的园子，命根子，有山在，自己就活得健旺。今年春上，再次进山探望，老陈说他们祖上三代都是喊山的人。喊山的人，喊着山活的人。你好呵，老陈，你好呵喊山人！

结识老陈一家是在前年一次助学志愿活动中，那时，老陈60岁，陈嫂比他小一轮，育有一双儿女，闺女在县城读高三，儿子在镇上中学读初三。平日两个孩子住校，老陈两口子住在山里种药、养蜂、养猪，也种的有点庄稼和蔬菜。村里扶贫搬迁分得的一小套统建房在离镇子约5公里的集中安置点，每个月老陈回去给电瓶冲两次电，去镇上购置牙膏、油盐等日用品住上一晚，平时都锁着。老陈称村里分配的统建房为新屋子，叫山里的老房子为老屋子。

老陈的老屋在人烟稀少的半山高，往日上山勾脑壳上，下山踏脚跟下，一下一上40公里到镇上。再往南走，就是重庆方向，到顶是陕渝交界的一大片草甸子，草甸子连着重庆城口县，左右都是茫茫大山。老陈和堂弟隔着沟住，都是山里的老户，谋着一样的营生，是这大山深处最后留守的两个人。

第一次遇见，只当老陈是个养蜂人。村道边竖着块风吹日晒的朽木牌子，歪歪斜斜写着“卖蜂蜜”三个炭黑的大字，大概是为防日晒雨淋，横盖着一块薄木板，木板上压着几块石头。被这块木牌子吸引，我们停车驻足。当日小雨，老陈两口子站在檐下笑呵呵地聊天，一只老黄狗在地上睡觉。看到我们下车，他们热情地迎过来打招呼，笑问贵客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邀我们去家里歇歇脚，一如老相识般热络。

老陈的家低矮、昏暗，三间土坯房，中间的屋子稍亮些，左右两间白日里也需要灯光照明，不点灯人坐着，影影绰绰，剪影一般。左右两屋各装有一个地炉子，都是烧木柴的，一大一小，问了才知道，具体烧哪个看烤火人数的多少。山里冷，春天来得晚，秋冬季节又长，取暖是第一要紧的大事。炉子烧得灰黑，墙壁也熏得黑亮。墙上挂一盏马灯，主人说是烧柴油的，不很亮，平日里将就照明用。马灯旁吊着一个小平矿灯，却是家里来客人时照明的用，灯光比马灯要亮些，却不怕风吹，就是充电不方便得省着用。院子里停着辆小三轮摩托，是平日出行的交通工具。山上没有信号，电话和网络都不通，老陈两口子每日收工后，暖和在院坝说家常话，一说就过了五百年，太阳阴下来了；天冷时围着炉火说，常常也把树疙瘩说成了红火炭。多数都是早早歇息，待天蒙蒙亮便

起床下地干活。偶尔，堂弟两口子会过来一起摆摆龙门阵，喝上两盅。

老陈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他的一双儿女、日常营生、平日见闻等，如接待老友来访一般热情而开怀。

待到雨稍小些，老陈便带我们去看他种的药材，从公路边一直延伸到林子间的一大片云木香，少说也有几十亩！老陈说这云木香可是宝，不挑天气、不挑土壤的一个劲儿地长，他们只需挑大地挖、等小地长就行了，挖时顺便就除草了，也不用播种和花力气管护。无论年成好赖都会有人采收的，价钱高低错不大，老品种价钱稳。只是每年都没挖完过一轮回，加上价格便宜，卖不得多少钱。

横穿过一大片云木香，地头有两个并排的猪圈，一间养着两头公猪，每年宰了，一半是一家人一年的肉食，也是年节走亲访友的礼品，一半卖到镇上去。一间养着只母猪，是孩子们的学费来源。山里草料好，又盛产野药材，猪食质量上乘，成猪和仔猪都毛色光亮，体态丰盈，远近抢手。老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家的猪仔生下来就比一般的个头大，毛色漂亮又好养活，常在母猪肚子里就被乡亲们预定了。猪圈东侧种了些蔬菜、玉米、土豆、天星米等作物，天星米是这里独有的高山作物，产量不高，不到平川的一半收成，口感却是极独特，有板栗香，又富有营养，老陈一般不卖，留着自食，有客来必待客，给客说半天天星米的好。

因闻得我们是被“卖蜂蜜”的木牌子吸引而驻足的，老陈有点小小激动，一再问我们牌牌上的字算不算写得很好的？那是女儿上初中时给写的，牌子是爷儿父子一起动手栽起的，好多过路客都是看到牌牌上的字，停了车来家买蜂蜜的。就是养的蜂不多，蜂蜜产量多寡又受花期好赖的影响，总不稳定，总不够卖。老陈指着对面的茫茫大山，给我们讲蜂子吃了哪种花粉会产出哪种蜜来，口感如何，色泽如何，老陈说自己住得高，树花少，却多是药材花，自己的蜜也算是“药蜜”，浅山和坝子上是没得的。我后来查看科搜百科，老陈大抵说得有理在科学。

走到屋边一棵松树下，老陈指着松树让我们看像不像把带伞的椅子，之前没注意，抬头一看，嗨！还真像。老陈说这棵树娶陈嫂那年种的，二十年了，小树苗的时候，他就给设计了造型，一直按那个造型用铁丝定型，在中间放了块石板，还搭建了个简易房。夏天的晚上，陈嫂喜欢歪在树梢上纳凉，和着溪流和虫鸣曲儿。老陈在树下抽烟喝茶，偶尔也对着大山吼两嗓子。孩子们来了也喜欢坐上去玩儿。树下种了两簇不知名的花，花朵硕大，枝叶茂盛。

红骨参

王仁菊

就是小二十年，山西、河北、内蒙、青海都待过。那些几天不见天的日子里，他想想，想妻儿老小，想家乡的青山，想山梁梁上的红骨参。母亲知道他的念想，秋里就让他父亲在山上寻找红骨参，洗净晒干了过年给他炖肉吃。老家山里红骨参多，但这东西性子倔，总长在崖缝的石缝里或石坑坎下，父亲腿脚不好，一个秋里也挖不到多少。过年回来，第一顿饭，一定是柴火鸡炖红骨参，没有三大碗那是不过瘾的。吃得额头冒汗，撑得肚皮滚圆，才心满意足。晚上沉沉睡去，梦里再美美吃上三大碗，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这味儿就在心里存下了，能存上整整一年。

前些年，村里人慢慢搬出了大山，父母和几个伯伯婶子成了最后的留守老人，媳妇带着两个娃在县城上学，巴掌大一坨房子，一年租金四五千块。他把挣的钱一分一厘都存了起来，想趁着父母还健旺，在城里置下一套房子，接他们来享几天天福，让他们在老伙计面前也伸头一回。娃们都上中学了，也能有个安稳的学习环境。可房价涨得跟出土的笋子一样快，他和媳妇经常掰着指头算，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两个花。有时候就想，算了吧，人老几辈子不都这样过得嘛！这样想的时候，就想起山里的红骨参，那些在崖缝缝和石坑坎里长得十分旺相的家伙！五尺高的汉子就和野参较上了劲儿，偏脾气上来，心里又卯足了劲儿。

再出门，他带一包红骨参种子，把它们撒在矿区的山梁梁上。闲坐着看看，和它们闲聊几句，嘴馋了，采上一点尝尝；感觉没什么气力的时候，就用红骨参炖肉吃，几海碗下肚，心里就安然了，就又浑身都是力气了。

这两年，国家政策好，房价也稳了下来，他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钱。房都看好了，老父亲却闹上了别扭，说住楼房看不到红骨参，心里不踏实。他和父亲一样，也觉得心里不十分踏实。一家人一合计，就在城边的村里买了这个旧院子。小院规置齐整后，在房前屋后撒下几把红骨参种子。这

我们跟着老陈房前屋后转的功夫，陈嫂麻利地抓了只母鸡宰杀了，在院坝边用开水烫了，边拔鸡毛边喊我们回去烤火，说水开了，菜也熟了。老陈意味未尽地带着我们从苞谷地往回绕，正是吃鲜玉米的时节，顺手掰了一抱玉米棒子回去给我们烤着吃。

等玉米烤熟的功夫，老陈与我们闲聊了细碎日子里的幸福、辛劳和愿景。家境无疑是苦寒的，识不得几个字，又无一技傍身，只能靠一身劳力和韧劲儿向大山讨生活。40出头才娶得陈嫂，对陈嫂极尽体贴入微，一双儿女更是那眼中珠玉，也因为这份珍惜和爱，日子却又是温暖而乐和的。女儿的梦想是上师范类大学，将来做个老师，想做老师的理由也极其简单，学费低，好就业。她一直很努力，但因自小学习环境差，底子薄，也一直很吃力。儿子自中学起，就有点叛逆，老师很无奈，老陈两口子是无奈又无招。所以，第二次去老陈家，其实算是一次家访，想和他儿子谈谈，也取了资料给申请一份助学金。坦白说，这是我零星做志愿者六七年来遇到的最倔强的少年，他坚定地拒绝接受助学资助。我感觉有点挫败，也有点担忧。

老陈同我们分享了他未来十年的规划，打算再多养一头母猪，多挖一点药材，多收几桶蜂蜜。要实现女儿的梦想，还想给儿子攒下点老婆本。他眼神晶亮地指着四周的群山说，只要人勤快了，这些东西都可以喊大山要的，大山是有灵性的是不会亏待勤快的喊山人的，这是人老几辈子的经儿呢！等娃儿们都安顿好了，他和陈嫂就在山里过起神仙日子。老陈的语言带着一点淡淡的古风，听起来质朴、古典有韵味，有点像那立在路边的“卖蜂蜜”的木牌子，粗拙、朴素又别有意味。

未来十年，是老陈自花甲迈向古稀的十年，又是他绘就“宏伟蓝图”的十年，长期劳作关节变形的双手，消瘦单薄的身板能支撑他实现他的“十年大计”吗？老陈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担心或疑虑，他的眼里总闪烁着熠熠神采。他望着屋外的山影，在淡淡雾色中，熠熠发光，神清气定。

终是没吃那炖土鸡，尽管陈嫂一再挽留，说那鸡是自家养的，炖鸡的牛膀子和细莘是抽空在山里挖的，不值钱但味道是极鲜的！我们仍是谢绝了老陈两口子的美意，一是时间不允，二是不好意思太过叨扰。地里掰的玉米倒是一个不落地在炉子里烤来吃了，铁锅焖的炉子半锅半烤出的玉米香到不知如何形容了！这山，这人家，这岁月，算是给我心中留下深深地念想了。

去年夏天，老陈女儿考上了成都一所师范学院，老陈托镇上干部给我捎了喜信儿，我很高兴，如自家女儿高考得中了一般喜悦。我在朋友圈分享老陈的故事后，好几个读者表示有资助意愿，有人甚至愿意一对一资助，一天时间就筹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送款那天，老陈一家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老陈的女儿入学后，学习之余勤工俭学挣生活费。儿子没考上高中，和老陈一起在山上种药，养蜂，采挖野菜，活得也跟他老子一样充实。

如今，老陈家所在的镇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定位为“道地药材小镇”，老陈家的药地被纳入了种植基地，周边落户了许多新邻居，沉寂了许多年的大山，一下活了过来，异常热闹忙碌。代代相传的种药经验，让不通文墨的老陈成了种植专家，儿子小陈也成了小专家，新一代喊山人，将继续在这片大山，与山近，与山亲，喊着山活出自己不等不靠的岁月。

东西皮实得很，见缝扎根。谷雨前后撒种，半月左右就露了头，之后噌噌地长。秋里种子熟了，风吹到哪里，就在那里生出密密一笼，不用照管就长得很兴旺。他就是习惯了，老陈说给它除除草，说是除草，不如说是想和它亲近亲近。

如今，他和媳妇都在县城找到了工作，他给人做水电，她当她在超市上班，娃们上学，父母在城里住不惯，老家、城里两头跑，日子和乐而舒心，算是进城边上扎下根了，简直和他心里描画得一模一样！说到高兴处，嘿嘿直乐。

我为自己的无知和曾剪掉的花枝致歉，他却憨笑着说，从山里搬到城边上，就怕城里人嫌我们土俗，不肯交道。你来我们屋前剪花，媳妇，娃娃看到都很高兴哩，我媳妇还学你，弄了个空酒瓶瓶儿在家插花，娃们也欢喜得紧哩！我说，我也是山里娃呢，从小赤脚在山里跑，被山勾了魂儿，所以，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它们把那股山野味儿溢得满屋都是。

说话间，他匆匆跑进堂屋，捧出一瓶花来，土黄色的酒瓶圆鼓鼓的，里面插着一大把花，狗尾巴草、半夏、不知名的各色小花，中间两朵紫莹莹的红骨参。看起来，像捧着一疙瘩土坷垃，上面生着一簇姹紫嫣红的花草。我说好看呢，比我插得还好看呢。他摇摇头，嘿嘿地笑，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得意。

看我回来了，他随手掐了几支红骨参送我，嘱我周末再来剪花，说这花儿不怕剪的，剪了会生出更多的新枝，长得更兴旺哩。要是炖肉的话，一定来挖几窝回去尝尝，那肉汤提人的精气神儿，吃完浑身都活泛了，心气儿就更足咧！我说，秋里给我留一把籽种吧，来年春天，把它撒在我住的小院和老家的屋基场上，常年看着它们，嚼着它们，日子就永远得劲儿啦！

他笑呵呵地扯着嗓子回我：“好咧！”洪亮的声音传出老远。晚霞映照在花枝和他的脸庞上，泛起一片紫红的光，一人一参红旺得让人心生感动！

王仁菊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她的作品辗转来到我手中，展卷即感觉非常诧异。我诧异于这位“新作者”的老道，心想作为副刊编辑，对这样一位成熟的作家，之前应有所耳闻才对。随后才打听得知，王仁菊是一位疏于投稿的作者，她因从事公益助学才偶然走进文学园地，希望把山里娃娃的故事写出来，分享到公益群群，给孩子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后来她逐渐拓宽了写作领域，习惯把山乡中已经远去或正在远去的东西记录下来，作为生活的调节和慰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她是“常怀着这样一份私心”在写作，所以其作品没有在更广范围传播也就不奇怪了。

王仁菊怀着“私心”的“业余”创作状态，可能恰恰引领着她直抵散文的本质。美学家朱光潜认为散文可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王仁菊的“私心”其实就是创作的初心，一位作家不是因发表而创作，而是因内心积蓄着不可遏止的情感需要表达。王仁菊直面自己的生活，直面自己的内心，她的作品都是心灵的自白，所以轻松自在、亲切朴实、淳朴多情，散发着纯银般的朴素、低调的光芒。读她的作品，总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这些文字似乎是自己汨汨流出的，作者只是轻轻一拨，把源头引出来罢了。这种舒展、松弛是王仁菊散文的总体风格，其实也是散文这种文体的本质要求。

散文是一种假借存真的文体，如何真诚地记录考察着每一位散文作者的勇气。而亲情这一文学命题，由于家庭生活的切近、微妙、复杂，又是对作家真诚性的最大考验。王仁菊恰恰在这里显露出罕见的坦诚，在《父亲的碑文》中，她勇敢地揭开自己成长的伤疤，把自己内心的“幽暗意识”坦露于文字，叙述了我对奶奶、父亲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由于奶奶重男轻女，“从小我就很畏惧她，也很讨厌她，总是远远绕着她走，从不主动叫她”，在奶奶的葬礼上，年少的作者“只悄悄站在角落看着，心里抑制不住的高兴，只不敢流露出来”，甚至在假意哭诉中说出“你死了，我真喜欢”。同样，由于读书等问题，父女关系降到了冰点，但作者工作后，年节时总要给父母买礼物，爷儿们都夸作者孝顺。但作者却坦言“只有我和父亲知道，我在拧着一股劲儿”，只是为了证明女儿也能成才。这些痛彻心扉的剖白，其实是作者在通过文字与家人和解，也与自己的内心和解。王仁菊用真诚跳出了简单讴歌亲情的窠臼，通过自己和奶奶、父亲从理怨、对抗到理解、和解的曲折心路历程，展现了三代人代际间的亲情隐微之处，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存处境，从而使这篇短文在情感厚度和思想深度上具有了更高价值。

王仁菊是一位懂得克制的作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家的内心必然澎湃着情感的激流，但是在表达上作家必须克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王仁菊善于叙事，她像小说家一样描绘细节、塑造人物，像新闻记者一样让事实说话，而她的情感则如一条潜流，在故事背后缓缓流淌，这种明与暗的配合，让叙事和抒情达到平衡，使情感力量在细节、人物和事实中得到增强。《红骨参》一文，通篇皆是故事，讲述的是作者与从较远的小镇迁来的一家四口交往的过程，没有抒情式的开头，也没有咏叹调的结尾，文字间皆是人间烟火。文中作者绝少表露情感，但我们可以从故事中明显感受到双方从陌生到接触到熟悉到亲近的情感层层递进。而且作者很巧妙地将这种情感温度寄托在植物上，作者对红骨参从陌生到喜欢，对方一口对插花的模仿和熟悉，象征双方从生活上、心灵上一步步相通、相知的路程。这种十分克制表达方式，使文章显得蕴藉、熨帖，作者未着一字，却回答了城乡融合中心人们心灵安置的时代之问。

王仁菊在对生活素材的淘洗和采掘上也颇具匠心。也许与她作为女性的细腻有关，她常常能敏感地从芜杂的生活素材中捕捉到那些常常被忽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是具有沉甸甸分量的典型环境，采掘到作品中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喊山的人》写的是养蜂人老陈的故事，但是她却没有着重写老陈如何养蜂、卖蜂蜜，蜂蜜蜜相如何，而是用大量的“闲笔”，去详细描写歪歪斜斜写着“卖蜂蜜”三个炭黑大字的朽木牌子，这块看似毫无价值的“朽木牌子”，其实成了全文的“文眼”，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和落脚点。这块朴素的木牌子，是农民淳朴厚道品质的写照，也承载着老陈对儿女的希望，反映的是平凡生活中可贵的脉脉温情。

余光中曾言：“在一切文体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王仁菊的散文恰恰体现了这一点，面对自我，她是坦诚的，面对生活，她是热爱的，这种把自己放得低低的话语姿态，使她的散文读起来亲切、平实，我想这应该就是通透的表达、透明的散文。王仁菊散文写作起点高，路子正，也具有风采，希望坚持持续写，以量丰而成质优！



甜秆儿甜

王仁菊

早年村里家家都种甜秆儿，有种几分地的，有种上亩的，成片种的不算，还在地头地边见缝插针地种。它是一家大小的零嘴儿，也是家鸡鸭牛羊的零嘴儿。

四月是下种的时节，把年头秋里筛好的种子再精选一遍，最后下种的必定粒粒圆润饱满。一家老少头挨着头，手飞快地在簸箕里挑选，甜秆儿的甜味，秆儿酒的香味，就在心里一阵阵阵地返潮。上了学的娃好奇地问娘老子讨教，书里说“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咋不写种甜秆儿哩？这是多要紧的事儿！当娘的慈慈一笑，老子就扯起嗓子吼：“老子又没学过，咋晓得哩！”娃儿喂嘴着小声儿说：“哦，可能是写书的不懂经吧。”心里的甜味儿却一丝不曾减少。

种甜秆儿的地要疏松肥沃、透气性强，新开的半坡荒地最好，熟地的边头边坎也适宜。在哪儿地种，那是头冬就瞄好了的。早春不忙的时候，就翻挖过两遍了，种时只需把土拍散敲细，瞅着要下保墒雨了，抢在前种下去。啥时会下雨，大概几成墒，村里的老太爷们心里一清二白。

甜秆儿下种后，娃们一天要跑去几回，看出苗没，性急的，偷偷用手扒着土往里瞅。娘老子看见就吼叫，一天几回能看出花儿来呀？吼完又小声问，有爆芽儿的没？

这样心焦等待的日子不长，六七天左右芽苗就露头了，三四天工夫，地里就柔绿一片。这时就像出活的娃娃一样，见风长，很快就有半人高了，开始抽穗儿。村里到处都支起了翠绿翠绿的青纱帐，只是不成整，一片一片的。这时候，最耗肥，要狠追一次农家肥。两三个月左右，杆儿高过大人的头顶，穗子开始微微下垂，基本就长定了，就等着慢慢成熟了。这时，秆儿的甜味儿还很淡，有一股略熟的青气。秆儿是早已等不得了！捉空，刺溜钻到近旁的甜秆儿地里，半天不出来，出来时，书包里、衣服里必定鼓起，一张嘴就呼出一股甜气。猫着腰几步窜得老远，躲在没人的地方，细细盘算自己吃几截，分给哪几个伙计几截。二天，若那甜秆儿主人疑心探问，咬死不认账，有戏精天分地还跟着一打探线索。也有二性的，扛着整根甜秆儿兴冲冲地在路上走，被逮住就赖着甜秆儿。村里人看村人娃，都是自己得了一样，笑笑一通，甜秆儿还是送他家去吃的，只警告下次别再再害。

八月间，甜秆儿熟透了，先收到顶上的稻秧，再齐根砍断，扎成一捆一捆的，捆子有大有小，家里老幼皆宜，往回背甜秆儿。稻秧籽将下晒干做猪饲料，苜蓿苗儿扎成小把刷帚，自家洗灶刷锅用，也送亲友。甜秆儿一根一根剥去叶子，再剥成一截一截放在大木缸里发酵烤酒。剩下的叶子用

来喂牛羊，鲜甜多汁的叶子成了牛羊的零嘴儿。娃们可以敞开肚皮吃甜秆儿，在家里挑顶好地吃，到邻居家也是顶好的甜秆儿待成，甜秆儿成了一年中最丰足的零嘴儿。甜秆儿吃多了，胃里涝得受不了，总打嗝儿，嘴里悠清水儿。半娃娃也会失眠，还会尿床。但仍不舍那甜味儿，走到哪儿身上都别着甜秆儿，白花花的渣滓吐得到处都是，鸡鸭追着叽叽嘎嘎抢食，果子渣成了鸡鸭的零嘴儿。

村里没有人家花儿时，就被左邻右舍的小馋嘴惦记上了，除了树顶落入鸟雀肚里的几颗，旁的果子是没有机会熟透的，甜秆儿成了娃们吃过得最甜的零嘴儿！形容东西甜不知咋用词时，就说“甜秆儿甜”听的人就懂了。

泡在缸里的秆儿半月左右就发酵得差不多了，这期间，当老子的处处留意着，后几天越发上心。烤酒的灶就在后檐下，上好的花椒树柴早就预备停当，缸里飘出淡淡酒气的时候，就架起甑子烤酒子。村里的老太爷们自发组成了顾问团，背着手，四处点评。头子酒，先敬酒神三盅，再敬老太爷一点。娘老子各饮一盅。尾子酒，给那鸡鸭牛羊都倒上半碗，让它们也开个荤。

此后俩月，村里到处都飘着酒香，直到把发酵的酒糟烤完为止。各家的坛坛罐罐都装得满满当当，大家亲热地称之为秆儿酒。之后，用这秆儿酒待活路，待客人。当老子的常乘娘不注意，偷偷倒上半缸子，咕咚一口干了，呃嗝呃嗝嘴儿，哼着歌儿出了门。娃们怕娘老子吵嘴，看到也只当没看到。

冬里，地里的收成归了仓，小麦也盖上了雪绒被。主妇们搜刮些吃喝，给一家老小解馋。男人们四处串门品秆儿酒，一碟花生米，一盘炒腊肉，几个素菜，就能从晌午喝到晚上，柴火添了一炉又一炉，酒暖了一壶又一壶，直喝得脸子红膛膛，走路扭扭秧秧步来，才作罢。撤了酒菜，泡上伊茶，点上早烟，凑在一起闲吧嗒，聊婆娘娃子，聊光景，也聊秆儿酒。整个冬里，秆儿酒成了男人们最馋嘴儿的零食。

日子越过越敞亮，娇滴滴的樱桃、粉嘟嘟的蜜桃、金晃晃的芒果、贵气十足的荔枝……一年四季挑着吃，四溢的果香把日子滋润的有滋有味儿，“甜秆儿甜”留在了记忆深处。

偶尔，在乡村遇到几株甜秆儿，心里就一阵阵地返潮。再偶得一壶秆儿酒，立时就生出许多豪情和兴致来，炒几个小菜，约几个好友，一杯一杯喝那秆儿酒，光阴就在酒杯里慢慢流转。调上一份蜂蜜，依稀就在酒里喝出一股“甜秆儿甜”醉了都不知道。